

不過是一碗人間煙火

夜里，我炖了一小鍋蘿蔔牛腩，盛上一碗，低頭趴在碗上聞一聞，瀟瀟的熱氣撲到眼鏡上。我摘下眼鏡，用木質小勺舀一點，慢慢入口，有些燙，啞吧啞吧嘴，竟然出奇地香。

湯里並沒有放什麼名貴的調味料和滋補藥材，只有蘿蔔、牛腩、水和鹽，簡簡單單，清清爽爽，味美大抵是因為熬得久了一些。

熬得久，是一個挺有意思的詞，于菜品，於人生，道理如一。有幾年，日子過得比較艱苦，總是碰壁，也曾在深夜里痛哭。問父親：“為什麼我這麼努力，卻沒有收穫？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嗎？”父親答：“熬得久了總會收穫。”

汪曾祺在《談吃》中提到昆明一處的炒菠菜甚是美味。為什麼呢？油極大，火甚勻。他和蔡瀾對吃的看法一致，推崇袁枚《隨園食單》中所提的“素菜單做”。

這講的是用葷料來增添蔬菜的豐富性，挖掘簡單食物的別樣風致。就像蘆蒿炒臘肉——單炒野生蘆蒿，會有些青澀，難以入口，但是在烹炒的時候，添一點點臘肉借味，就大為不同，更能嘗出蘆蒿的清和鮮。



《紅樓夢》第四十回里，賈寶玉曾道：“這些破荷葉可恨，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？”倒是林黛玉想起“留得殘荷聽雨聲”的美，談到李商隱那首詩。秋夜寂寥，天降下一場瓢潑急雨，雨滴敲打在殘荷上，脆響如鈴，宛如天籟，讓人能在繁華褪盡的蕭索里，心生坦然面對枯榮、靜觀世事沉浮的成熟和豁達。

繪一幅畫，覓一份愛，和做菜其實並無二致，少不得那些看似錯落，實則有致、入味的搭配。菜一素一葷，夠香。書畫的一枯寂一豐富，如入禪門化境。愛人性情的一急一緩，一豪邁一溫柔，彼此攙扶，情投意合。

這世界萬物，道理萬千，其實也不過是一碗人間煙火。

作者：郭慕清

為什麼很多人不愛發朋友圈了



朋友圈就像古時候的一條街，有的人在說書講道理，有的人在曬娃，有的人在秀恩愛，有的人“開店”，有的人搬了小板凳坐在路邊調侃，有的人忙着種田不上街。說到底，朋友圈還是一塊“公地”，有公地的特性。

我們在家里會亂扔臭襪子，卻不會在大馬路上光着腳丫。因為人處於公地的環境中，就會做更多的形象管理。因為我們知道，稍微做得不合適，就會引來別人側目。我們越來越不愛發朋友圈了，更多是因為形象管理的成本隨着添加的好友增多而提高。

我們對待不同的人會採用不同的社會性格。人的社會性格基本分為三種：子我、朋我、父我。

當我們處於社交關係的被動級時，我們的社會性格傾向於“子我”，會表現得乖巧和溫順——當我們的父輩、老師或者上司和我們交流時，我們會傾向於表現出這種性格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對待社會地位高於我們或者值得我們信任的人時，就會表現出服從的狀態，屬於信息交流的輸入方。

另一種情況，當我們面對社會地位不如我們的人，或者當對方無法讓我們感到信任時，我們會傾向於輸出自己的觀念，表現出“父我”性格。我們希望對方能順從我們的觀點和行為，就像教育孩子一樣，在其面前具有一定權威性。

最後一種情況是“朋我”。“朋我”的社會關係是雙方呈現出對等的信息交換和互相認可，像普通朋友一樣互相交流，沒有明顯的主導對象和被主導對象。

當一款社交軟件興起時，我們首先添加的是“朋我”性的人群，也就是我們的朋友，能夠相互尊重，相互理解。這時，我們所表達的觀點和想法，即使不會得到贊同，也會得到他們的尊重和理解，所以我們更願意發表自己的看法，分享日常生活。

但是隨着我們添加的人數越來越多，我們繼續採用以前那種“朋我”性格輸出信息，就會感覺有點不對。這就像你是一個在學生面前表

現得非常嚴肅的“抓談戀愛”的班主任，卻在朋友圈表現得幽默風趣，這時就容易造成自我同一性的混亂。

換句話說，當我們面對一個太大的群體發朋友圈時，就不知道應該用哪一種社會性格去面對。這種感受與當眾發言類似，很多人都會感到不安。因為無論我們發什麼，都容易造成自我同一性混亂。

我們對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任水平，不同的信任水平決定了我們自我表露的程度。我們對一個人越信任，就越會對其表露更多的心聲。但是，如果沒有對好友進行分類和區別對待，我們也容易產生糾結——會不會讓××知道得太多了？

朋友圈有公地的性質，如果沒有朋友圈的好友分類，那麼微信朋友圈的活躍度也會斷崖式下降。所以，我們看到微信現在的版本具有分類的功能。那些不喜歡發朋友圈的人和糾結於發不發的人，要么是沒有對好友進行細緻的分類，要么是因為添加的人太多而不想分類。

實際上，生活中有非常多類似“發朋友圈”的場景。比如，在一個陌生聚會中，因為面對的群體比較多樣，為了避免犯錯，大多數人會選擇少說話。有的人不愛說話的原因，主要是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態度、什麼內容表達自己。如果想讓他們多參與互動，反而會尷尬。所以，對這些行為差異多一些理解，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問題產生。

作者：衛藍

《殺死一只知更鳥》最經典的幾句話，說透人生(上)

有人說，如果你也曾對人生感到絕望，不妨讀一讀《殺死一只知更鳥》。這本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，曾榮獲普利策獎的世界名著，在暢銷的這幾十年里經久不衰，一度影響了全球5000萬家庭。

美國曾舉辦過一場“最受歡迎小說評選”活動，最後400多萬人選出的第一名就是《殺死一只知更鳥》。

1962年，通過原著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後，入圍奧斯卡三項大獎，改變了幾代人的認知。

細細品味原著就會發現：其中所折射的現實，所蘊含的道理，關於人性，關於教育，關於做人，句句深入人心，說透了人生。

書中的這8句話，足夠每個人受用一生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
1. 世上只有一種東西無法合群，那就是人的良心。

大學心理課上，老教授提出一個問題：“什麼是良心？”

一位同學答道：“良心是存於心裏一個三角形的東西。沒做壞事時，它便靜靜不動；若干了壞事，它便動起來，每個角都能刺痛我自己。”

經歷的事越多，越明白：善良，不只是一種天性，更多時候是一種選擇。

人活一輩子，就是一個“見天地、見眾生、見自己”的過程。

見天地，看到了世界的複雜，不再局限於狹小的認知，擁有了慈悲之心。

見眾生，理解了他人的疾苦，不再帶着偏見



看待問題，擁有了惻隱之心。

見自己，懂得了自身的渺小，不再狂妄自大目中無人，擁有了寬容之心。

無論你走的多遠，歲月如何變幻，都要記得守好自己的良心，做人有底線，做事有原則。

2. 你永遠不可能真正瞭解誰，除非你

穿上他的鞋子，陪他走上一段

世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也永遠不會有一模一樣的境遇。

很多時候，你以為看到了世界的全貌，但其實只有冰山一角。永遠不要憑着一點蛛絲馬迹，就隨意評判別人的人生。

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

誰也無法預測，隨口的一句指責，會給他人生命原本厚厚的那層雪上加多少霜。

不知別人的苦，就別勸人大度；沒有經歷過他人的難，就不要肆意嘲諷。

做人最高級的智慧，就是盡量別做這兩件事：一是用自己的口舌去評價別人的生活，二是靠自己的腦子去思考別人的人生。

3. 如果別人用侮辱性的字眼來罵你，並不能貶損你的人格。那只能看到，罵你的人有多可悲。

很認同叔本華的一個觀點：針對別人的行為動怒，就跟向一塊橫在我們前進路上的石頭髮脾氣同等的愚蠢。

面對爛人爛事，不與其糾纏，是最高明的處世方式。

人一輩子，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，會經歷千奇百怪的事，並不是所有都值得你用心去應對。

別讓不值得的人，毀了你的好心情；別為了不值得的事，浪費你寶貴的時間。

作者：枳為橙（未完待續）

“照看”這個詞，並不是母親第一次說起。就在幾天前，父親吃飯時忽然語重心長地說：“我們走後，你自家要保重……”母親打斷道：“慶兒我是一點兒都不需要擔心的，他照看自家照看得幾好哩！”

父親連連點頭：“那是的。屋子弄得好，工作也干得不錯。我很放心。”母親忽然問：“我們在這里住這麼久，電費、水費抵得上你一個人用好幾個月吧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忙說：“那都是小錢，不要在意。”母親嘆道：“在城里住睜開眼就要花錢，買菜要錢，燒水要錢，坐車要錢……一年下來辛辛苦苦，攢幾個錢不容易。”我說：“我還年輕呢，掙錢不難的。”

父親並不知道我跟母親之間的小秘密。他因為走路費勁，不方便出門，經常是跟母親下樓散步，也就有了很多相處的時間。

有幾天我因為工作需要住在上海，回來時打開冰箱，發現里面只剩下一個西紅柿，兩根黃瓜，連剩菜都沒有。我忽然意識到父母沒帶多少現金過來，我不在的這幾天，他們吃得肯定很節省，這讓我極為內疚。

趁着晚上跟母親出去散步，我把事先去銀行取出一千塊錢遞過去。母親連連推讓：“不要不要！你過年給了三千，莫再給咯。”我硬塞到她手里：“都是小錢，你拿着就是。”

母親這才接過去。我又拿出銀行卡：“這里面有幾千塊，急用錢時，你去取出來。”母親也默默接了。我繼續說：“你們過年時一定要再來。”

母親點頭道：“就看你爸的身體情況了。”停頓了片刻，她接着說：“不過也沒有遺憾了。我們畢竟來過你這里。你百事都好，我們也都看到了。”

“遺憾”，我啞摸着這個詞。對父母，我有沒有遺憾呢？仔細想想，是有的，那就是時間不夠，

我們能在一起的時間是如此有限。這讓我惱恨，也讓我無奈。我能做的是，儘量捕捉有關他們的細節，拍下來，錄下來，記下來。但如果有一天他們不在這個世界了，我留下這些還有何用？這讓我害怕。

離開的前一天，我拿出筆和本子，請他們在紙上留下自己的筆迹。

母親笑問：“我們寫字太醜咯，寫它做什麼事？”我說：“你們寫嘛，我就想留下來作紀念。”

父親念過小學，會寫一些字；母親一天學都沒有上過，只念過掃盲班，不過自己的名字還是會寫的。他們像小學生一樣，笨拙地拿筆在本子上寫自己的名字。

我又提議他們各自寫下“父親”“母親”兩個詞，他們一筆一畫地寫下來。寫好後，父親說：“你也來寫寫。”我又在“父親”“母親”下面寫了“孩子”一詞。

最後，我請父親寫下“慢慢告別”四個字，父親寫完後，感慨道：“我會好好的，下次再來。你也要好好的，等我們過來。”

回武穴的高鐵下午兩點多出發。當天上



慢慢告別

午十一點，母親就開始做午飯，其他菜都端上桌了，唯獨一盤土豆炒肉片還放在竈台邊。我要端走，母親攔住說：“這個留着你晚上吃。”我說：“好。”母親又說：“豬油我熬好了，在冰箱里。平常下麵條你放點，會很香的。”我又說：“好。”

母親還想說點什麼，看看我，扭頭去洗鍋，聲音小小地說：“你快去吃，菜要冷了。”我沒敢看母親，說了一聲“好”，轉身出去到客廳，見父親正在費力地穿褲子，我上前幫他。

父親說：“你買的這條褲子很暖和。”我回：“那就好啊。”父親又說：“你買的鞋子也暖和。”我又回：“春天要來咯，你莫感冒了。”父親說：“要得要得，我爭取不感冒。”

為了能方便地送父母上車，我特意買了同一班次的車票。不過我要在下一站無錫站下車，然後坐地鐵到蘇州火車站，這是我上班的路線。

母親攙扶着父親在前面走，我推着行李箱跟在後面。看着候車廳烏泱烏泱的人群，母親驚訝地問：“每天都這麼多人嗎？”我點頭說

“是”。

父親接着問：“你平時上班就是這樣趕來趕去的？”我又點頭說“是”。他們一時間沒有說話，我忙說：“這太正常了，很多人都跟我一樣。”

母親看着排隊的人群，回頭跟父親說：“咱們第一次坐火車，慶兒那時候多大？”父親說：“五六歲。”

母親“嗯”了一聲，雙手比畫了一下：“就那麼大，睡在我們腿上……”說着又看向我，“三十多年過去了，現在這麼大了。真是不敢細想。”

短短十來分鐘，無錫站就到了，下車後隔着車窗跟父母揮手告別。母親一直看着我，說了些什麼，我聽不見。

車子啟動了，母親揮着手，很快就遠離了我的視野，往家鄉的方向而去。那一刻，其實我並沒有多捨，甚至說是麻木的。可等我轉身往出站口走去，惆悵的心情陡然升起。等我再次返回蘇州，推開家門，是觸目驚心的空曠。

母親炒好的那盤土豆炒肉片還在竈台上；父親穿的布拖鞋靠在牆邊，沙發上平日看電視時蓋的毯子疊得整整齊齊……家里的每一處都有他們的痕迹，而我的心緊緊地縮成一團，每動一下都是戳心的難過。

沒什麼好收拾的，地板上沒有一點污漬，衣櫃里衣服都一件件掛好了，書架上纖塵不染……

母親給我留下了一個過分乾淨的空間，我待在里面，如同飄浮無根的粒子，不知在何處停留。天一點點暗下來，對面的樓群亮起了燈，能影影綽綽地看到有人在自家的廚房做飯。

我強迫自己起身去廚房，燜好飯，土豆炒肉片也熱好，端到飯桌上，習慣性地喊了一聲：“媽，筷子拿一下。”沒有人回應。

他們，真的不在這里了。

作者：鄧安慶